

聂老·回忆录

记者



阿仁

与老聂下棋不是下围棋,而是下下中国象棋的车、马、炮。一次与老聂下棋几乎到天亮,第二天早餐时我就报告大家,我与老聂的两盘棋是一胜一负打了平手。

记者



李天扬

在漫天飞雪中,在手机上收看远在沙特举行的U23亚洲杯1/4决赛直播,比赛已进入加时,终于,通过罚点球,中国队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挺进四强,再次创造历史。超级足球迷聂老在天有知,一定会高兴的。

# 与老聂“两盘棋”一胜一负

聂卫平离开了围棋,也离开了我们,走了。在一时间中,读到了很多很多缅怀与纪念聂卫平的文章,见到了许许多多回顾和重现聂卫平生平的视频。不敢相信,也不能相信聂卫平真的会仙逝而去。中国围棋从此再无棋圣了。这是真的。我们新民晚报从此也再无这样一位铁哥了。这是真的。我们的怀念固为深切、固为沉重才迟迟而来的。

我们与聂卫平相识、交往已经有近40年了。1987年春节过后,受新民晚报社委派,我们一行人进京。新民晚报极希望在当时神州的围棋热潮中创办一项新的围棋赛事,以推动方兴未艾的围棋普及,以耕耘围棋新秀的一方田园,以壮大振奋人心的围棋声势。没有中国围棋协会的支持与合作,是难以创办出中国围棋天元赛的。

令我们喜出望外的是京城里的诸多围棋界先辈与大佬都能讲出一口流利的阿拉上海闲话。陈祖德、华以刚就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罗建文、王汝南都曾经在上海生活过。只有聂卫平的上海话稍稍推板了一点,常常有京腔味流露出来。用上海话来讨论天元赛,太顺利了。

中国围棋协会和新民晚报联合主办了首届天元赛。至今,天元赛已经办到了第40届。中国天元赛是国内第一项新闻围棋头衔挑战赛事。后一年,1988年人民日报推出了中国围棋名人赛。同年,富士通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和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先后面世。1988年后被称为国

上我们铁哥的报纸啦!



际围棋的元年。创立中国天元赛在先的新民晚报可谓先知先觉了。

新民晚报有棋缘。首届天元赛,聂卫平、华以刚和我们几个晚报副总、部主任是操盘手。我们热线与在上海的社长赵超构、总编辑束纫秋及时汇报。命名为“天元”,这是围棋棋盘最为中央的一点,受众星位烘托,寓意深远。在决定赛制时,有棋手对设置有“种子选手”有质疑。这几乎是难为了我们。要紧关头,聂卫平出来放话了:“要尊重新民晚报的意见。不同意的,可以。退赛就是!”一句话摆平了风波。赛事如愿进行。聂卫平在退役之前是每一届都参加这项赛事的。他有

两次获得了“天元”的头衔称号。与后生们交手很辛苦的。难为他届届来参赛了。

当时每逢春天,天元赛在京沪两地、在苏杭、在川贵开赛。我们晚报的同仁与聂卫平一众棋手就年年相聚了。与聂卫平们同住、同行、同吃、同工作。棋手们下棋、观棋、拆棋、评棋。我们料理所有大事与小事。

那时聂卫平已经因中日围棋擂台赛的天大功劳被国家体委授予“棋圣”称号。棋坛后辈们都尊称聂卫平为“聂老”。聂卫平素来没有架子,我们就直呼他为“老聂”了。老聂很风趣,见到我们,就会笑道:“新民晚报又来

了。晚饭吃饱,翻翻晚报!看看晚报!哈哈,哈哈!”

空闲时分,与老聂打牌、下棋。不是打他所欢喜的桥牌,而是白相当时上海所流行的“拱猪捉羊”,输了要钻台子的,就是棋圣也不能例外的。与老聂下棋不是下围棋,而是下下中国象棋的车、马、炮。一次与老聂下棋几乎到天亮,第二天早餐时我就报告大家,我与老聂的两盘棋是一胜一负打了平手。老聂马上回应道:“报道新闻要准确、要完整。我们下的是中国象棋!请记者同志注意了,不要谎报军情、错误导向……”引来棋手们一片笑声。

第一届天元赛后,聂卫平就特地在新民晚报上撰文《为天元赛叫好!》。以后老聂到上海,都会与我们聚会。不见不散。我在工作中有过起落,老聂很为关切:“需要我去沟通吗?……”这份情意是珍贵的,令人难忘的。

聂卫平只要讲起当年初创天元赛的往事,总会感叹一番:“不容易的!”“我们中国围棋协会与上海新民晚报是铁哥们!”“天元赛为中国围棋事业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天元赛至少还能够办到将来的几十年之后!”

想起了聂卫平,就想到了天元赛。看到了天元赛,就念想到了老聂。老聂,聂卫平,他与新民晚报的棋缘堪称为中国围棋棋坛上的一段佳话吧。

以此小文悼念老聂。

## 我和聂老同席的三顿饭

1月17日上午,下雪了。这是北京2026年的第一场雪。

下午,我登上“复兴号”赴京,去送聂卫平棋圣最后一程。其实,我真正认识聂老,不过区区十年。虽然有不少回忆,但我和聂老之间,就是棋迷与棋圣、粉丝与偶像的关系。这几天,聂老的音容,萦于脑际,思绪繁杂。想了想,决定写“聂卫平的三顿饭”,更准确地说,是“我和聂老同席的三顿饭”。

先说第一顿。就是十年前那次初识聂老,地点是同里古镇。话要从1987年说起。当年,因为中日围棋擂台赛之故,举国一片围棋热。新民晚报社决定趁热打铁,跟中国围棋协会一起举办新闻棋战“中国围棋天元赛”。这项赛事坚持至今,2000年起,比赛地迁至同里,名“同里杯”。到2016年,天元赛30届,主办方把历届天元请到同里,策划了一场特别的“聂马对抗赛”。比赛方式是聂卫平、马晓春抽签决定各率三位天元,下三盘棋。两队各有一位替补,可由主帅指定替换一人。三盘两胜。这一比赛规则,并无先例。以至聂老到了同里,还在问“究竟怎么玩法?”十年来,也没有再“玩”过。随着聂老远行,这样的“聂马大战”,永远不可能有第二次了。

这天是4月16日,我从上海赶到现场观战。当年,我在报社评论部工作。去同里,纯粹出于一个粉丝的心态,想一睹聂老风采。最终,马晓春队三盘全胜。当天的晚宴,是我第一次有幸跟聂老同席。

晚宴设在附近一家农家乐里。一开席,宾主都保持了礼貌和风度,谈笑如常。马晓春也毕恭毕敬地向聂老敬酒,祝他身体健康。当时,聂老刚刚从癌症手术后康复没多久。输棋的聂

老,话比平时少。这也没啥。不料胜者马晓春有点高兴过头,开始还恭维聂老功力不减当年,开局五十手天下无敌云云。后来,却不停地说自己如何“神机妙算”,如何排兵布阵,如何大获全胜。主办方眼看着聂老神色不悦,却也不方便败了马晓春的兴致。结果,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聂老腾地站起身说:“我看吃得差不多了吧?”也不等别人反应过来,便拂袖而去。一众宾主也只好放下杯筷,随之鱼贯而出,返回下榻酒店。

看到这里,千万不要以为聂老就是这么任性、自我,是一个不顾及他人感受的狂者。恰恰相反,聂老对朋友一片赤忱,掏心掏肺地好。对棋迷、对普通人,也十分有礼,毫无架子,并为对方着想。这就要说到第二顿饭了。

那是2023年8月23日。第九届应氏杯围棋赛在上海下三番棋决赛。围棋界名流云集沪上。新民晚报请聂卫平、常昊来报社做客,恰巧聂公子孔令文和常夫人张璇都在沪,一同来访,一次公务接待有家人团聚的意味。聂老说出了“新民晚报就是中国围棋人的家”的名言。晚宴前,报社送给聂老一本册子,是新民晚报报道聂卫平的版面集。以棋圣之尊,占据了新民晚报很多版面,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令聂老大感意外的是,他第一次登上新民晚报,早在1962年,年方10岁。

这年10月12日,聂卫平首次出现在新民晚报上。这篇题为《六城市小围棋手会师后起在北京较量一番》的报道说:“上海、广州、合肥、杭州、成都、北京六城市少年儿童围棋比赛,将于十四日在北京体育馆举行。这是我国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少年儿童围棋比赛活动,共有四十一名男女少年运动员参

加。”报道提到了“聂氏三姊弟”:“八岁的聂继波是今年北京市少年围棋赛冠军,也是这次比赛中年龄最小的选手;十岁的聂卫平是北京市少年围棋赛第三名。”17日的报道更有意思,刊出了“聂氏三姊弟”的照片,是新华社记者顾松年拍摄的,图片说明为:“名闻首都棋坛的聂氏三小将——八岁的北京市少年围棋冠军聂继波(中)和他十岁的哥哥聂卫平(右、北京市少年围棋第三名)、姐姐聂珊珊,都参加六城市少年儿童围棋赛。图为聂氏三小将在研究棋艺。”看到十岁的自己见报,聂老十分意外,十分开心。26日,新民晚报报道了比赛结果:聂卫平获儿童组第三名,成绩相当不错。冠军范九林、亚军丁开明都比他大两岁。对儿童来说,大两岁可是很大的年龄优势。

有了这份特殊的礼物,当天的气氛非常欢快,笑声不断。宴席就设在报社大楼的43层,视野极佳,陆家嘴“三件套高楼”清晰可见,张璇和孔令文拍了不少照片。不料,开席没多久,聂老问洗手间在哪,我起身带他去,看他衣袋里插着一个大大的iPad,怕它碍事,想帮聂老拿着,他大手一挥,要我回席。谁知这一去,聂老迟迟不归。我们不由担心起来。还是徒弟了解师父,常昊解释说:“聂老带着iPad进去,肯定是看比赛直播了。”我们恍然,原来,当时恰是谢科和申真谥在下应氏杯决赛的第二盘。聂老关心战局,又怕在饭桌上独自看转播冷落了主人,便“心生一计”,选择了去洗手间独自观战。这就是聂老,在他心里,没有什么事情比围棋事业更重要。

第三顿饭,就在LG杯事件不久。2025年2月19日,第二届农心白山水杯世界围棋元老最强战结束,中

国队夺冠。当晚,小范围庆功,吃的是日式烤肉。因只有五六人小聚,因当天是邓公小平忌日,我提出第一杯酒祭奠他老人家。

从聂老写的回忆文章和他接受访谈的视频中,我们知道了不少他和邓、胡二位的故事,但一边喝酒,一边亲耳听聂老娓娓道来,又是全然不同的感受。棋力低到尘埃里的我,从来不敢跟聂老讨论棋盘上的长短是非,却常常和他一起回忆和探讨改革开放的历程。在聂老嘴里,常常说“国运盛,棋运兴”,他认为他们这一代围棋人之所以能够实现全面赶超日本的目标,完全是靠改革开放。

令人万万遗憾和痛惜的是,这顿饭饭后不久,我很快知道,这很可能是我和聂老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了。3月初,大师赛结束,聂老从新加坡回到北京的第二天,竟突发脑梗,昏迷了整整12天。在人们感到希望越来越渺茫时,聂老又奇迹般地醒来,奇迹般地恢复到可以摆棋,可以跟老朋友谈笑风生。当我们都祈愿聂老会慢慢康复,回到棋迷中间时,不料他突然再次倒下,并且永远地走了。

在驶往北京的列车上,我敲打着以上这些文字,写累了,刷手机,看社交媒体上北京朋友发的雪景图。真是一趟独特的旅程。车抵北京,雪却停了,未见多少积雪。正在失望中,在从南站驱车前往下榻处的路上,雪又下了。

雪,越下越大。这是北京,聂老生活的北京。盼这仿佛通灵性的雪,将北京裹成一片洁白。再过数小时,热爱聂老的亲朋和棋迷,将在八宝山最后看一看聂老,跟他最后作别。人的哀思,也是洁白的罢。

聂老,一路走好!